

手持这本诗集，罩了一层薄薄布网的封面有略略的糙感，似乎暗示着你一种手的触感，来自手指、手掌的每一根神经的感受，好比某种若隐若现的疼痛总是提醒着肉身的存在，思绪情感心情自然也就牵一发而动全身。这样的开始，窃以为是很适宜读《疼痛》的，身体直接参与进来，而非只是向外发散，向外表达，像那种张开手臂念着“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”的姿势，也许还没等凄风苦雨滔天浊浪到来，手臂已经被打湿了。

诗集出来前，已在媒体上读过书中的几首诗，“疼痛”和“同时走进三个时空”是乍一见就印象深的，不止因着个人肉身已然常常的疼痛而也曾以《肉身》为诗题书写体悟，也不止因着与作者诗句的共鸣而更加感同，“那些疼痛的瞬间 / 如闪电划过夜空 / 尖利的刺激直锥心肺 / 却看不见一滴血”，更因了“我时常被疼痛袭扰 / 却并不因此恐惧 / 生者如此脆弱 / 可悲的是生命的麻木 / 如果消失了疼痛的感觉 / 那还不如一段枯枝 / 一块冰冻的岩石”，体会到作者对生命一种深层次的领悟，肉身无法阻挡疼痛，疼痛却使生命充满质地。巧的是，2013年，笔者也曾写过一首同名为《疼痛》的诗，最后一段我是这样写的：“疼痛，只是疼痛 / 它匍匐着 / 让你体会 / 唯有你的切体发肤 / 它不是生命的礼物 / 它是 / 一种了然 / 肉身如此脆弱 / 生命如此忍耐 / 谦卑和清坚站在一起 / 你可以静观 / 和疼痛的共生”，也许因了这样多种的感同，读著名诗人、散文家赵丽宏

先生近期出版的诗集《疼痛》，既是在读作者之身心灵的诗情诗魂，也时常反观自身，反观生命内在。由此，从内在的《疼痛》出发却是打开了“三个空间”，如诗集中那首“同时走进三个空间”所写，“抬脚踏过一个门槛 / 身体走进一个空间……灵魂却进入另一个空间……思绪同时飘进又一个空间”。身心灵三者浑然一体。

在《疼痛》中，诗人以“疤痕”、“发丝”、“指纹”、“指甲”、“声带”、“泪腺”、“肺叶”、“耳膜”、“眼睑”等等人体的各个部分来观照自己，身体在诗人笔下成为主角，而非仅仅是思绪的载体而已。细胞、五脏六腑、奇经八脉、血液等所有构成了生命体，它本身是有灵魂和思想的，它是内观的出发，个人以为这恰恰是观照生命的基础。通常的观念里，身体更多地呈现为工具性，身体不过为人所用罢了，好像心灵、灵魂这些词就比较形而上，而躯体（身体、肉身）则形而下了。肝脏、肺部、手如何能与鲜花和春天相比呢，简直是腌臢了，也许头颅还好些，至少显得比子宫什么的要高贵些。疾病在文化上是有隐喻的，肉身各部分之间似乎也是不平等的，身体在人类文明中也多有忌讳。也是奇怪，人何以对人自身的构成就这么忌讳呢？其实，人的肉身才是根本。至

疼痛着，莹润着

■ 龚 静



《疼痛》

赵丽宏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今为止，科学尚未完全明了身体的运作机制，它是有神性的。通常人总是在出现疾患时才猛然醒悟身体的根本性和唯一感，才感叹只有身体是自己的，才似乎将眼光从外部世界收回来。也幸好有身体的这种脆弱感和梦幻泡影感，否则人类世界将不知究竟如何呢？

其实，人和身体，正是人和人自身的关系，相比人和世界、人和自然、人和人的关系，这种关系窃以为是根本的，所谓“我与我周旋久矣”，感知身体、觉知身体、发现身体、顺应身体，人在人世间的坐标维度方才得以丰满。

于是，身体外视和内观整合，

天地人，身心灵，得以在一起，一起在这个世间历练完善。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，可是，生命中的种种倒是生命唯有的体悟，“时光流逝如弦 / 颤动在我的每一寸 / 时空”（《疼痛·我想忘记》），想忘记也是难以忘记的。也好比是“每一次和大地的接触 / 都是一条路的开端 / 我用脚掌丈量大地 / 寻找通向妙境的门槛”（《疼痛·脚掌和路》），诗人内视的静观和思考，使每一次丈量世界的眼光和行动有了层层叠叠的涵泳。因了如此的由外向内、由内向外，心性却是更加的平静和丰饶，世界的广袤和肉身的丰富得以糅合，但表达却是更加朴素和内敛。不必“穿越世界”去如何，也不必特意去“网”住些什么，在“疼痛”中“活着”，“活着，就是 / 记下明天要做的事情 / 然后去拥抱枕头 / 当然会做梦 / 梦中可以上天入地 / 梦醒后，洗洗脸 / 将幻境让位于现实”（《疼痛·活着》）。句子的节奏平稳，内容也很平实，但却是一种时光锤炼之后的平静，是深邃敏锐于生活和生命理解之后的平静，也许是有些无奈的，无奈却仍然坚实地去活着。

青春的年纪我是欢喜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”（顾城）那样的句子的，欢喜“我愿意是激流 / 是山间的小

河 / 穿过崎岖的道路 / 从山岩中间滚过……”（裴多菲），也欢喜“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 / 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你 / 犹如昙花一现的幻影 / 犹如纯洁之美的精灵”（普希金），后来，渐渐的，更欢喜“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”（王维），“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”（陶渊明），欢喜“昨天母亲来信说 / 我好 / 你好吗 / 我给母亲回信 / 我好 / 您好吗”（熊秉明），节奏均匀，句子朴素，句子和句子之间留着深远的空白，却是越入心的。也是齿龄渐增和审美的自然互动吧，所以也欢喜和感鸣《疼痛》的内观和诚恳，欢喜诗句之间沉静节奏，“静默中 / 我也变成了一道光”（《疼痛·一道光》）那样的定和静，定和静之间已然饱满着思绪的灵动和飞翔：“走进一扇门 / 感受三个不同的空间 / 身体在物理气息中移动 / 灵魂在遐思中自由蹦跹 / 狭小的屋子 / 变得辽阔幽深”（《疼痛·同时走进三个空间》）。

诗是什么呢，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唐宋词元曲现代新诗，非汉语之诗也时常滋养着我们，读一首有意思的诗，唇齿间文字和身心同时滚动，像相恋的人，像粘合的纸，靠近，靠近，无比的靠近；诗是什么呢，有很多诗论，很多分析；诗是什么呢，语言的变幻，意象的飞翔，音律的跌宕；但是，很多时候，倒是觉得诗就是平常的话的结晶体，好比沙子滚成了珍珠，内心变得莹润。

疼痛着，莹润着。

也不要一次看完《疼痛》，通常地读一首，读一首。

生命诗性的体验之美

——读陆萍新诗集《生活过成诗》

■ 王新民

陆萍的诗歌有一种不同于常人的凝视、观察、倾听和想象的领悟力，有一发不可收的抒情天分和淋漓尽致的诗意表现力。其诗歌幽深跳跃轻灵的节奏，开拓了诗歌的审美想象空间，再造了意境美妙的诗歌情怀。

陆萍以平静和超脱的心态，面对纷繁的现实世界，在智慧思辨中放纵自己的激情。她在自己的诗歌中，想要表达的是文明摆脱蛮荒的社会进程中、欲望泛滥的情境下，当代人无奈挣扎的尴尬：“有种空壳壳的东西 / 啪答啪答在背后响 / 曾经结实的信念不知何时飞了 / 谁在说是虚梦一场 / 一夜醒来常会恍如隔世 / 仿佛有什么东西丢落在什么地方 / 回头寻找发现遍地都是 / 却认不出哪件是自己的珍藏 // 是朝前也是后退 是缓冲 / 也是一种对生命全局的瞭望 / 把控一场真实而美好的人生 / 一些失落 有时值得张扬”。（《生命全局的瞭望》）

陆萍对现实、社会、人性、生命、灵魂有自己的独立思考。她善于将诗歌的内核，置于历史的巨大维度之中进行观察；将那些被欲望缠绕而苦苦挣扎的灵魂，驱赶到一个分外宁静的空间进行严厉地拷问。

于是，陆萍的诗歌，在憧憬、坚守、波折、反思中，显示出多种生命模式；在她的笔下，便生成出一些出乎意料的诗歌意象，以及由此而生的参悟。这些意象跌宕

而有序，这些参悟独特而深刻，并给读者留下极其开阔的联想空间。

陆萍总是能够从物质世界里抽离出精神和境界；从日常生活俗事中，淘洗出优雅和闲逸；从湍急的时间河流中，捕捉瞬间的感悟和随想，并迅速升华为闪光的意象。在她的诗歌里，现代人的精神和情感意识，成为一种写作的常识，并在作品灵魂上烙下了深刻的印痕：“难得静心 / 翻开岁月触摸 / 只有自己知道有种失去 / 足以将人的一世颠覆 / 就剩下一副空架 / 看日日也苍白 / 看月月更凄孤 / 即使灯红酒绿 功名利禄 / 哪怕全都给我 / 我也是空茫中一片黑屏 / 坏了一个修不好的硬件 / 叫‘归属’”。（《黑屏》）

诗人善于通过高浓度的情感表达方式，将微观事物和生活细节通过精细描述、或哲理挖掘、或玄秘联想让诗意撒向无比开阔的境地。而且，陆萍诗歌中氤氲的思想情趣、生活态度和异于他人的敏锐和悟性，是一种召唤人们回归自然的牵引力。所以，陆萍诗歌文本，读起来格外温婉动人。

虽然诗歌要求思想深刻，但诗人却不是干巴巴地硬贴哲思于作品中，也不是故作艰深、故弄玄虚，而是让哲学充当“旁观者”，靠作品本身说话，靠诗的形象、情意和语境说话，诗中所蕴含的活性元素，被有效激活，使诗歌文本的智力与情感获得

紧密融合：“散云迷雾无法聚起 / 没有方向不知雨期 / 忘了路径没有菜单 / 到哪儿也不属于自己 // 什么时候被连根拔起 / 没着没落地悬浮飘移 / 灵魂被什么禁闭 / 在深处身不由己 // 自己被自己丢弃 / 谁也无法救你”。（《没有方向不知雨期》）

陆萍的诗歌语言很干净、鲜活，没有一点僵死和陈腐的气息，能够准确地表达丰富而充实的内心世界，具有较强的思想穿透力。从操作技法上看，陆萍的诗歌类似于散点透视，以情驭物，以象尽意，并在“减法的写作”中完成意象的铺排，从而获得言约而意丰的功效。经由经验、玄思、叙述、抒情的交替呈现，全息式地表达了诗人内心深处纷繁复杂的情感纠葛，通过变异或颠覆传统习见的书写方式，折射当代人精神世界的复杂性、矛盾性和多变性，维系特定语境中固有的真实感，构成陆萍诗歌鲜明的文本特征。

陆萍诗歌中的字链，往往需要读者去意会，即使你一时说不清楚，但隐隐约约中，你却觉得自己读到了什么，感觉到了什么，品尝到什么：“你在闪烁什么 // 你跃动在湛蓝的思想大草原 / 挑逗我披着红绸的灵感 / 一阵旋飞的风动里 / 你牵着我灵魂后院中的烈马 / 翩然而至 // 这是我骄傲的全部 / 在世界上尽情展露 / 所有偶一回首的人 / 将无一例外地 / 被一种诗的性感征服 // 你还闪烁什么呢”。（《界面光标》）



《生活过成诗》
陆萍著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

这些富有弹性张力的诗句让人灵魂震撼。抽象的事物，经过她的拼贴组合，许多生活场景、人和事串联了起来，便具有了巨大的现实包容性，并且引发丰富的想象力；语言本体与功能的同时“到场”，实现了生存境遇与精神向度的有机遇合；来自现实超越现实的意象群，又触发了生活感悟，使生命体验的深刻与诗性书写之美感相得益彰。

陆萍在诗歌创作中，充分释放其建构性的能量，探讨与诘问诗歌的多种可能性——异质文学艺术体裁之间“活性元素”相互转化的可能性；不断变化了的世界中新的题材摄取的可能性；在模式的连续循环中进行重新编码和奇异建构的可能性，因此成就了陆萍诗歌的独特气质。

读陆萍的诗，你会发现细腻敏锐的触角、饱满的情感、个性化的语言、奇特的想象。她在给我们美的享受的同时，总是强烈地冲击我们的感官，引发我们的思考，让我们从她空灵的诗句中获得诸多感悟，回到内心，回到自我。